

在寂寞中哭泣的舞蹈之神

試析

尼金斯基日記

俄剛

書名：尼金斯基日記
著者：尼金斯基 Vaslav Nijinsky
譯者：陳瑞獻、郝小菲
頁數：九十一
出版：大林書店
日期：六十一年八月三十日



尼金斯基的畫像

尼金斯基是世界聞名的舞蹈家，曾經被譽為「舞蹈之神」、「最偉大的男性舞蹈家」。一八九〇年二月廿八日生於俄國南部的基輔（Kiev），父母都是舞蹈家，他三歲時即出臺表演。一九〇〇年八月廿日進入聖·彼得堡的帝國芭蕾舞學校，成績出眾，被稱為「世界第八奇觀」。一九〇八年完成學業，成為帝國芭蕾舞團的成員，正式在馬林斯基劇院獻藝。二十歲時，他已經在聖·彼得堡成名，也在同時，他結識了狄亞義烈夫（Diaghilev），成為尼金斯基生命的轉捩點。

一九〇九年，狄亞義烈夫創立「俄國芭蕾舞團」，尼金斯基加入該團。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間，尼金斯基成功地創造巴克斯特的「希阿拉扎」（Scheherazade）一劇中的那個埃及奴隸，一雙眼睛在黑色之中燃燒，滿身慾火。他更塑造了福金的「狂歡會」的丑角，「彼得羅契卡」中的那個受盡班主虐待，永遠在冷漠中遭歧視的傀儡木偶，以及「玫瑰花魂」（Le Spectre de la Rose）中的花魂。玫瑰花魂一舞後，尼金斯基身上的那朵銀色的玫瑰，被侍者剪下來賣給時髦的巴黎女人。據說侍者以得來的錢，建了一幢漂亮的房子。

一九一三年，尼金斯基成為俄國芭蕾舞團的編舞者，他在杜布西的「牧神的午後」和史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禮」等劇中，充分表現出他驚人的創造能力，他所獨創出來的一種新的舞蹈風格，曾經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同年八月，他跟一個匈牙利貴族的女兒，也是一個年青的舞者羅萊拉·德·布斯基（Rhmola de Pulsky）結婚，這婚姻造成他跟狄亞義烈夫

（他是一個同性戀者）的破裂，狄亞義烈夫辭掉他在芭蕾舞團的職位。

婚後五年中，生活極為混亂緊張，當時，匈俄兩國正在交戰，他們遷到布達佩斯，住在她的娘家裏。她的親戚想迫使她和尼金斯基離婚，但沒有成功。尼金斯基自組舞團，但是他沒有做生意的才幹，以致遭遇到許多的困難和苦惱。這些無窮無盡的人間瑣事，使得他的精神極為不安和緊張。再加上時代的戰火，時常為死去的士兵的幻影所困擾，終於發生精神崩潰的悲劇。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他們移居到聖·摩里茲（St. Moritz）。一個星期天，一個年青的僕人告訴尼金斯基夫人說她的丈夫站在村中的一條路上，身上掛着一個十字架，頻頻問過路的人有沒有上教堂。尼金斯基夫人去請教精神病專家。別的癥象也出現了，他的房裏掛滿了畫，全是紅色和黑色的。「像染滿了血的停屍房。」「他們是死兵的臉。」他告訴他的妻子：「那是戰爭……」

幾個星期後，在蘇力澤的一個精神病專家跟他的妻子說：「妳該勇敢起來……你的丈夫已經不可醫治的瘋了。」

有一天，她的父母抵達蘇力澤，他們趁着女兒離開旅館的機會，召來警察帶走「那個瘋子」。從此，就跟卓別靈在他的「自傳」中所說的：「一個敏銳的心靈開始離棄那個殘酷的被戰爭蹂躪的世界而進入他自己的夢境之中。」他就再也不曾回轉過來了。在以後的歲月中，在不同的療養院內，一直看着天空，從不回答一個問題，對什麼都不感興趣。一九五〇年，他死在倫敦的一家病院中。

這部日記是尼金斯基跟人類說的話，它是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九年之間寫成的，據他的妻子說：「他日以繼夜，一直狂熱地寫作。我曾經阻止他，我擔心他會力竭，我感到：他漸漸的殘酷的被一種無形又不可思議的力量帶走，遠離他的藝術，生活和我。我極度驚慌，與這種可怖的力量搏鬥，他已經是一個不同的人，我試着去了解他，可是他避開我的問題，我要看他的日記以求解答，但他不允許我

這樣做。」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這部日記結束，尼金斯基把它鎖起來藏了幾個月，後來才答應交給她妻子。一九三六年復活節，這部日記經過他妻子整理後問世，得償了尼金斯基的心願：他希望這部書能在他生時出版。

這是一部關於人類的稀有著作，當一個藝術家在遭受精神上最大的痛苦的時候，仍然緊握着筆，坦率、毫不隱瞞、赤裸裸地呈現出自己內在的真實來，並且站立在這種個人的真實的基礎上，像一個先知，一個殉道者，勇敢而宏亮地宣洩出他對外在的世界的看法，那個世界包括他所最熱愛的藝術和最關切的人類的生命，死亡以及愛。他知道那個他所生存着的世界是不完美的，但是他相信神會來改造世界，而他將是祂的工具，他願意犧牲，願意用他自己的生命去改正錯誤，因此，他所受到的苦痛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更多，但是，他毫無怨尤，因為他堅決地相信他將因此而獲得生命，使生命發光。

像這樣一本自語式體裁的日記，很難免地會出現作者個人奇異的冥想和幻夢，而讓我們遭受到了解上的困難，但是，這也並非完全不可解的，祇要我們能够依照尼金斯基所告訴我們的——拋棄邏輯和推理，憑着感覺去追索——終究我們必定能够豁然體悟出它的精蘊所在的。

尼金斯基在日常生活中一切的所有行為，全憑感覺作為依據，他在本書的開首就說：「每個人都『有』『感覺』，但是他們不了解它是什麼。我要寫這本書來說明什麼是『感覺』」。那麼，什麼是感覺呢？感覺 (Feeling) 對尼金斯基來說就是本能——潛意識的驅策力，這種能力是每一個人人生來就具有的，但是沒有人利用它，他說：「每當我有一種感覺我就照樣做，我從不抵抗感覺，我確實利用它，並且知道它的結果。」他的一切就是這樣建立在感覺之上；他完全屏除心的思考作用，「心思是愚笨的，而智慧是神。」「我甚麼都不怕只怕智慧死亡，我要心思死亡。」而「智慧」又是什麼呢？尼金斯基說：「神的命令告訴我要怎樣做。我不是托鉢僧也不是魔術家。我是有形體的神。每個人都有

那種『感覺』，但是沒有人知道它。人們以為這種『感覺』是一種靈魂的迷亂，但是我並不是在迷亂的狀態之中。我是愛，我是在一種迷亂狀態中，那是愛的迷離。我可以在迷離狀態中寫作，而這種迷離狀態稱為智慧。」

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尼金斯基的感覺是從神的命令中得來的，神是一個最高而無形的存在，祂是沒有雕像的，祂是在人的靈魂裏的，祂並不在教堂裏，祂在我們找尋祂的任何地方。人是神造的，人有肉體，人必須通過肉體去「感覺」，而不是心智，否則人就不可能成為神。當感覺來的時候，靈魂會產生一種迷亂狀態，但是迷亂狀態之中並不能接受感覺，它必須有愛，那種高貴純潔，人類相互的愛，才能造成真正的迷離，那是愛的迷離，稱為智慧。尼金斯基自認他完全做到了，所以他說：「我是肉體和感覺的神。」

「神」這個名詞容易帶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祂是神秘、玄奧而且是遙遙不可能攀及的，於是尼金斯基又把神做了一個十分親切又普通的解釋，他說：「『自然』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自然』。我愛它，並且知道它是什麼。我了解它，因為我感覺到它而『自然』感覺到它。『自然』是神而我是『自然』。我是活的。我知道它會幫助我去研究它，但是我只靠『感覺』來研究它。『感覺』是偉大的，所以我知道『自然』是什麼。猿猴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也是，但是猿猴沒有人的素質，我感覺到動作。我動作簡單，但是猿猴的動作複雜。猴子是愚笨的，我也是愚笨，但是我有理性。我是有理性的人而猴子是沒有理性的。我知道在器官組織上人與猴子相似，但是在精神上人與猴子不同。猴子來自猴子，而猴子是神創造的。神來自神。我是個由神演化，不是由猴子演化而來的人。假如我感覺到祂我就是神。」尼金斯基告訴我們人絕對可以成為神，只要我們有理性（縱使笨一點也無妨），在精神上有人的素質，動作簡單，真誠地熱愛自然，擁抱生命，燃燒起人類相互的愛，最後通過肉體去感覺，那麼，人就是自然，就是生命，就是愛，就是感覺，就是神了。

當我們明瞭尼金斯基對於神所持有的觀念以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進入這本日記的中心主題，尼金斯基說：「我寫作不是爲了娛樂，而是要使人們了解生命和死亡」。「生命」和「死亡」就是這本日記的兩大主題，他常常抓住他在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闡釋「生命」和「死亡」的真義，他非常熱愛生命，害怕死亡，但是死亡也可以成爲可愛，如果那是來自神的旨意，那麼，他也是樂於接受的。

尼金斯基一生爲錢所苦，跳舞、寫作、賭股票，無一不是爲了錢，甚至當狄亞義烈夫最初要求跟他做愛時，雖然他恨他，他抖得像一片葉子，他還是答應了，因爲「我知道不然的話我和我的母親妻子就會餓死。」而他是「沒有權力讓他們去受苦」的。當他加入舞團後，他就開始拼命跳舞，「我爲錢跳舞，我累得幾乎死掉，我像一匹馬被人用一條鞭子強迫去拉一個很重的貨物。車夫把他們的馬鞭打至死，因爲他們不明白動物已經毫無力氣，馬倒下——」而他希望「外科醫生可憐那匹馬而用一支手槍射死牠。」——這是他的生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但也是他的死亡。後來，他喪失他表演他的天才的能力，只好閉門寫作，但寫作也是一種艱辛的事業，人會坐倦，腿痠攣，手麻痺，眼睛損壞，空氣不足，會使人死得更快，不過他喜歡這種殉道者的工作，因爲那是神希望並且命令他做的工作，那是爲了要告訴人們「真實」，爲了要燃燒人類彼此的愛，爲了獲得生命，爲了迎接那最後的來臨——死亡。

他也想到要賭股票，他希望有一百萬以便造成股票交易動搖，他要消滅股票交易，因爲「我是生命而生命是人類相互的愛。」而股票交易是死亡，它搶光了那些想要得償夙願的窮人的最後錢財。他喜歡窮人所以要參加股票交易，以消滅那些經紀人，經紀人玩弄大筆的金錢，而「大筆的鉅款是死亡」，不是來自神的。

尼金斯基完全知道錢的意義和價值，終其一生他始終希望能夠擁有大筆的巨款來援助那些迫切需

要它的窮人，他要把他的錢交給愛給「這種在人類內心的神的神聖感覺。」他要問酬勞地爲人們跳舞，那些付錢的人必須按秩序輪流上座位，那些不能付錢的人將和平地決定誰先進場，「當我能做到表演舞蹈的不取得任何錢或其他報酬時，我將是最快樂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認爲錢只是救濟的媒介——而它本身却不能去救助，因爲這容易養成依賴和懶惰，因此，又必須去研究窮人的家庭，替他們想出一套生存的方法來，才算功德圓滿，所以最後他說：「我不要再給窮人錢，我要給他們生命。生命不是貧窮。貧窮不是生命，我要生命，我要愛。」

尼金斯基是一個素食者和禁慾主義者，他厭惡興奮，所以不要吃肉，吃肉會引起性慾，會迫使他去找妓女，他感到害怕，他認爲那是罪惡的，是神所不允許的，是生命的死亡，他說：「生命不是性，性不是神，神只是授胎給一個女人的男人，一個給女人孩子的男人，我在精神上愛我的妻子，而不是爲了生孩子。」所以一有機會他就告訴他的妻子說：「吃肉是不好的。」但是他的妻子不願只吃蔬菜，她向他說：「對你好的事對我並沒有好處。」於是有一次午餐的時候，他「突然以一個巨人的大力捶碎一顆胡桃。」，因爲他實在無法忍受下去，他要驚嚇她，要她不要想得太多，只要去感覺，他說：「一個人應該做在他感覺中以爲對的事。」，但是她不明白，因爲她不是神。

基本上，尼金斯基是反科學，反文明，反商業，反戰爭的；戰爭是殘酷的，商業是欺騙的，而科技文明則帶來毀滅；飛機毀滅了鳥，所有的鳥看見飛機都飛走了，所以他在飛機裏面哭泣，他呼籲飛機應該作親善的用途，而不能用來打仗。工廠破壞土地，毒害農作物，污染空氣。商家使詐，當他去買紙的時候，紙很貴——這是商家的計謀，他們乘戰爭之利，他們害怕戰爭不久就要結束了。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人類的死亡，假如人類不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將歸於毀滅，因此，他要求人類必須放棄一切惡劣的東西，並且祈求把他們從災難中救出。

在尼金斯基豐富的創造性生涯中，他始終極力摒除批評家對藝術家的干擾，他認爲評論是不需要

的，他甚至認為有些評論家根本完全不懂得藝術家所要表現的是什麼，他們使用術語組成漂亮的句子，他們把頁數填滿，只因為頁數必須填滿，他們拼命寫批評，因為他們需要錢。

但是，有些人覺得評論是必須的，因為沒有評論他們就不能評斷甚麼是好，甚麼是壞。人們喜愛藝術，但是他們不敢對自己說：「我不懂得藝術。」人們都是懦弱的，因為批評家嚇倒他們。批評家嚇倒人們，叫人們徵求他們的意見。批評家相信大眾是愚笨的，他們以為他們必須向大眾解釋，而且認為沒有他們就不會有藝術，那些未經批評家過目的藝術作品大眾是不會懂的。

人們或許會說批評家並不完全是有偏見的人，但是他們絕對是個人主義者，他們只顧寫自己的意見，而不是普通大眾所感覺的。評論家總是認為他們比藝術家聰明，當他們指責藝術家的時候，他們時常濫用他們的權職。一個藝術家把他的全部生命獻給藝術，批評家會把一個藝術家撕得粉碎，假如他們不喜歡這個藝術家的作品。因此，藝術家在評論家面前總是可憐又害怕，他們感到受刺激，並且痛苦，他們的靈魂在哭泣。所以，尼金斯基說：

「我知道批評是什麼東西——那是死亡。」

尼金斯基是一個天生的舞者，他喜歡動作和舞蹈，他畫了一張基督的像，沒有鬍鬚，留着長髮，「我很像祂，只不過祂目光沉靜，而我的眼睛四處張望。」「我是活動的人，不是固定的人。」這是尼金斯基最傳神的素描，一個活動的人將他的眼睛向四處張望。

他在張望着什麼？他在尋找光亮。當他十五歲的時候，他進過醫院，他親眼看見死亡，一個口吐泡沫的病人在喝下一整瓶藥之後，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感覺在這個世界之外是沒有光亮的，所以他害怕死亡和世界以外的東西，所以他高呼：「我要光亮，我要星星閃爍的光亮。一顆閃爍的星是生命——一顆不閃爍的星是死亡。」

誠然，生命的時光是有限而短暫的，尼金斯基常常感到離那最後的日子已然不遠，雖然他仍然狂

熱地喜愛着生命，但是精神和肉體雙重的苦痛，使他一如燃盡的燈，死亡正在誘他安眠，他真的太累了，他覺得只有死亡才能够安慰他了。

「我有一間窄小而天花板很高的房間。我喜歡望着天花板和牆，因為這樣做使我想到死亡。」死亡不是他所惡斥和鄙夷的，他喜愛死亡，他把自己鎖在房間裏，讓死亡更接近他，讓他在孤獨中更真切地看到死亡的臉，讓他在死亡中體認生命的真實意義。

他心內的火燄還沒有熄滅，他還記得神派他到這個世界來，是要來救助這個世界的，「我要地球成為樂園。」可是當人們爭鬥時，它就成了地獄。因此，他要把地球和人類燃燒起來，只要人類彼此間的同情和愛增多，生命就會延續得更長，但是最後他發現「根本沒有愛，它全是污穢的。」，於是他開始哭泣，却很少流淚，只是靈魂在哭泣。

尼金斯基是一個熱情的人道主義者，他把藝術、美和歡樂帶到人間，他的目的不在於娛樂或者為自己求得成就和光榮，而是要通過他自己的媒介——舞蹈、寫作、繪畫——來傳播神聖的訊息，但是可悲地，帶着神靈的、敏感的本性，他無法逃避所有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命運——被犧牲。

他的妻子說：「我確信：如果他能够在他周圍的人之中，包括我自己，取得更多的諒解與善待，他就會避過那恐怖的精神上的痛苦。」是的，他是不被人們所了解的，他深深地被誤解的利刃所刺傷，他感到苦痛，但他接受它，他因悲傷而哭泣，他的靈魂在哭泣。他寂寞、他孤獨，他——一個偉大的舞蹈之神，安靜而寬仁地走完他生命的旅程。

陳瑞獻和郝小菲兩位先生共同把這本書翻譯出來，慧眼獨具，令人敬佩，在譯文方面，郝毅民先生在序中說：「這樣的譯文以中文為面貌却有十足的西文神髓，我們可以體會到一個異國人的精神活動，別有一番趣味。」又說：「這譯文大有深山清泉般的清新，不失尼金斯基這種人物的獨語日記體裁。」，我認為這是的當之論，非為阿諛。